漢語複數標志的類型與衍化[1]

洪惟仁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1 前言

漢語本質上是孤立語，以複合詞法(compound)為主要構詞法手段。但現代漢語的詞綴越來越多，派生法(derivational)越來越發達，有些方言甚至有屈折變化(inflexional)。但是這些都是近代漢語以來的發展。

上古的複數標志有所謂「二三子」，又有「儕、曹、屬、等、輩」及其複合詞「儕輩、曹輩、等輩」等，依太田辰夫 1958 及孫錫信 1992 的論證，認為這些都是複合詞成分而不是複數詞尾。因而周法高 1959《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1961《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魏培泉 1990《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都沒有提到複數詞尾。

對漢語複數詞尾最早且最詳細的研究應屬呂叔湘 1955〈說們〉和 1955〈說代詞語尾：家〉兩篇，後來收入江藍生補充修訂的 1985《近代漢語指代詞》。太田辰夫 1958《中國語歷史文法》亦有所發揮，但是相當簡略。他們認為古漢語表

[1] 本文曾在 1999 年 7 月福州舉行的中國語言學會第十屆學術年會暨國際中國語文研究會中宣讀。

示複數的詞譬如儕、曹、屬、等、輩等都是獨立語素，還沒有虛化為附著語素，如:「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史記· 封禪書)、「公之等」(史記· 日者列傳)，所謂「二三子」「吾儕」「我輩」其實只是相當於「這類人」或「這些人」之義的複合詞或詞組。

依呂叔湘 1955，真正的複數詞尾是唐朝才出現的，有「弭」、「偉」等，宋、元、明文獻多寫成「每」。宋朝出現了「懣」、「門」、「們」等，清·《通俗篇》說北宋用「懣」，南宋用「們」，這些應該分別屬於同素異形。

但是現代漢語的複數形式非常複雜，不止是文獻上所記載的複數詞尾，而且研究複數標志不能只考慮複數詞尾，必須把所有的複數標志都進行研究。古漢語的儕、曹、屬、等、輩等在現代漢語雖然已經消失，但是取而代之的正是[指示詞+量詞+分類詞+儂/人]的指示詞組(DP)結構及其省略形[指示詞]、[量詞]、[分類詞]，或[儂/人]，由複雜形到簡化的每一個階段的形式在現代漢語的各個方言都有。

漢語複數標志除了結構之外還有用詞和語音的複雜變體，各種變體之間有沒有什麼語源關係必須根據歷史比較語言學及語言地理學的資料才能證實，把各種變體擬出字源，才能看出漢語複數的結構分佈與語素分佈。

本文廣泛收集現代漢語方言學家調查所得的現代漢語複數形式，再從語言地理學的及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觀點，看出漢語複數形式的類型，並進一步擬測其衍

化的歷史過程。

2 現代漢語方言複數詞尾的變體

漢語系語言之間，複數詞尾的形態有很大的差異性，甚至各語支或甚至語言內部的差異性都很大。比較代詞的一致性，漢語複數詞尾的複雜，顯示漢語複數詞尾是新發展的形式。

以下讓我們對現代漢語系各語支、語言的複數標志的變體作一個普遍的考察考察。中國境內的語言分區依 1987《中國語言地圖集》[2]。

2.1 官話

2.1.1 北方官話

依《漢語方言詞匯》，北京、濟南、瀋陽、西安、昆明、合肥、揚州等官話都用「們」詞尾。北京話的人稱代詞系統如下：

表 1

	單　　數	複　　數
第一身	我 uo^3	我們 uo^3 mən (排除式) 咱們 $tsan^2$ /$tsan^5$ mən (包括式)
第二身	你 ni^3、恁 nin^2(敬稱)	你們 ni^5 mən
第三身	他 t^ha^1	他們 t^ha^1 mən

北方官話單複數詞尾往往併入前面的代詞，謂之「合音」，如我們→俺、咱們→咱，其他的合音形式，如「咱」本身即是「自家」的合音，魏縣第三人稱複

[2] 《中國語言地圖集》中有關台灣部分的語言分區和本人調查的結果不完全符合，對這一部分有所保留。

數 nie_{43} 有說是「人家」的合音(黃伯榮 1996:433)。「家」作為詞尾在北方官話只限於「自家」、「人家」且多為合音形式，「家」本來是複數詞尾，其後又可接「們」，複數的語義為「們」所取代。共時的北方官話複數形式只有「們」。

並不是所有北方官話都有敬稱「您」，許多地方沒有敬稱，寫成「您」或「恁」的詞尾，並不是敬稱，而是複數「你們」的合音。如魏縣「您幾個」(←你$_{們}$幾個)，有倫理關係的人複數可以當單數使用，如「您爹」(←你$_{們}$爹)、「您娘」(←你$_{們}$娘)(黃伯榮 1996:433)。

屬北方官話區的山東博山方言複數第一、第二人稱只剩下一個鼻音成分，併入詞幹，如：「俺$_{(我們)}$」$ŋã_{55}$，「咱$_{(咱們)}$」$tsã_{55}$，「恁$_{(你們)}$」$ŋə̃_{55}$，只有第三人稱保留整個音節：「他們」$tha_{21}mə̃$。$ŋã_{55}$和 $ŋə̃_{55}$同時可以當單數使用 (錢曾怡 1993)。山東濰坊方言沒有「他們」，而用「人家」「大伙子」表第三身複數。所有複數詞尾都以鼻音的超音段形式併入詞幹：俺 $ŋã^{44}$(排除式)、咱 $tsə̃^{42}$ (包括式)、恁 $nə̃^{44}$(你們)，這些合音形式可以兼用為單數或複數，但以用為複數為常，俺、咱偶用為單數有表示挖苦、嘲諷、發勞騷的意味。用為倫理名詞的定語時用複數形而省略「的」，如「俺娘」、「咱姑」、「咱學校」、「恁叔」、「恁縣」等，不說「我娘」、「你叔」、「你縣」等。山東濰縣、淄博方言跟濰坊方言類似(黃伯榮 1996:442)。

2.1.2 膠遼官話

山東半島平度方言的人稱代詞系統如下表所示(黃伯榮 1996:440)：

表 2

	單　數	複　數
第一身	我、俺、咱	我們、俺、俺們、咱
第二身	你、恁	你們、恁、咱們
第三身	他	他們

沒有敬稱。俺、咱、恁這些合音形式可以兼用為單數或複數，家屬的領格用這些合音形式，譬如「俺家來」(我妻子)，「咱家來」(我妻子，委婉語氣)，「恁家來」(你妻子)。

2.1.3 西北官話

西北官話的蘭州大體上和北方官話相似，但第三身有兩個：「他」/「那」，後者表親暱，如婦人指其丈夫。複數加「們」即可，如「我們」、「你們」、「他們」、「那們」。沒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分別，也沒有「您」等敬稱。(黃伯榮 1996:433)

銀川方言的人稱代詞系統比較複雜，無論單數複數都有通稱、暱稱兩種。列表如下(據高葆泰+林燾 1993，又李樹儼+張安生 1993)：

表 3

	通　稱	暱　稱
單數	我 $və_{53}$	卬 $aŋ_{13}$
	你 ni_{53}	您 $niŋ_{13}$
	他 $t^hə_{44}$	恁 $t^həŋ_{44}$
	別 $piə_{53}$	
複數	我們 $və_{35}m̩$	卬們 $aŋ_{13}$ $m̩$
	你們 ni_{35} $m̩$	您們 $niŋ_{13}$ $m̩$
	他們 $thə_{44}$ $m̩$	恁們 $t^həŋ_{44}$ $m̩$
	別們 $piə_{53}$ $m̩$	

此外敦煌：「們」mu (劉伶 1988)，烏魯木齊回民漢語：「們」məŋ (劉俐李 1989)，

但是不分通稱、暱稱。整個西北方言基本上複數詞尾用「們」。

暱稱的第一人稱寫作「卬」，不寫作「俺」，因為和北京對應起來，「俺」an 應該對應為 ɑ̃，「卬」aŋ 對應 aŋ，銀川的 aŋ ，不會是「俺」字。暱稱詞尾-ŋ 的字源尚待研究。銀川的們又可以接疑問人稱代詞，如「誰們」，其他的屬人名詞，如「姊妹們」、「妯娌們」; 如複數為二人，接「兩個」，如「卬們兩個」、「倆」，如「哥倆」、「爺倆」。

2.1.4 中原官話

河南境內的中原官話依張啟煥等(1993)的調查，人稱代詞系統如下表：

表 4

	單數	敬稱	複數
第一身排他式	我、俺		俺、我們、俺們、我家、俺家
第一身包括式			咱、咱們、大家、大伙
第二身	你、恁 nen	你老人家、你老、你家、恁老人家	你們、你家、恁、恁們、恁家
第三身	他、人家	他老人家、他老、他家	他們、他家、人家

上表中複數詞尾有「們」及「家」兩種，原書中另有「都」「lou」，由下文可知，這是屬於晉語邯新片的詞尾，應排出中原官話之外。由上表可知「俺」、「您」等合音的複數形都已經轉為單數使用，「俺」、「恁」、「人家」既可以當複數使用，也可以當單數使用。複數另外再加詞尾「們」或「家」，成了「俺們」、「恁們」、「俺家」、「恁家」這樣的累贅形式和「俺」、「恁」等複數形相競爭。「恁」不當敬語使用，敬語加上「老人家」或省為「老」、「家」。

江蘇宿遷第二人稱敬體用「兩個」lɔʔ kə(和「六角」同音)，有說是和吳語有關(黃伯榮 1996:438 引王開揚)。特殊的是複數形可當領格定語：「俺」修飾有倫理關係的屬人名詞，如「俺媽」; 而「我」修飾其他名詞，並且省略領格標志「的」，如「我書」(我的書)。複數形可以加綴「們」，但通常說「俺幾人」。

陝西關中片雖然歸類為中原官話，但是語言特色和河南方言很不一樣，西安方言人稱複數詞尾用「家底」、「底」，特別的是，「家」的音已經弱化，只剩聲調(陰平)，和作為詞幹的單數人稱代詞合併為一個音節，造成元音的屈折。列表如下[3]：

表 5

	單數	複數
第一人稱	我 $ŋɤ_{53}$	俺 $ŋæ_{21}$ /俺底 $ŋæ_{21}ti$ 咱底 $tsæ̃_{24}ti$
第二人稱	你 $ȵi_{53}$	恁 $ȵi_{21}$ /恁底 $ȵi_{21}ti$
第三人稱	他 t^ha_{53}	他底 $t^ha_{21}ti$

這種屈折類型及「底」詞尾流行於中原官話關中片、汾河片，秦隴片的寶雞、扶風也一樣。但扶風「家底」的「家」音節未完全消失而留下一個音節的空位(slot)，空位中只有原來的陰平調，音段由詞幹的韻母延伸，如我家底(我們)：$ŋɤ_{31}ɤ_{31}tsi_{31}$，咱家底(咱們)：$tsa_{31}a_{31}tsi_{31}$，你家底(你們)：$ȵi_{31}i_{31}tsi_{31}$，他家底(他們)：$t^ha_{31}a_{31}tsi_{31}$ (黃伯榮 1996:449-450) 。扶風可以看成是「家底」由 $tɕia_{31}ti_{31}$，弱化為關中片、

[3] 以下資料綜合黃伯榮 1996、王軍虎 1996 及《漢語方言詞匯》，三者資料不太一致，比如王軍虎 1996 所記「咱」tsɛ 字沒有鼻音，《詞匯》則有鼻音，黃伯榮 1996 不收「咱底」。

汾河片、及同為秦隴片的寶雞等詞幹屈折及「底」音顎化的中間過程。

山西境內南端屬中原官話區汾河片，接近陝西的關中片、秦隴片的屈折類型及「底」詞尾。永濟、運城的「底」 ti，「咱 ti」、「我 ti」「你 ti」、「他 ti」，臨漪則讀為 tei/ ti，如「咱底」$ts^{h}ia_{24}$ tei/ti。吉縣方言複數詞尾用 tɕʑ，如：「我 tɕʑ」、「咱 tɕʑ」、「你 tɕʑ」、「他 tɕʑ」，這個 tɕʑ 大概也是「底」強化的結果。新絳的 $ɕi_{21}$，音同「系」，如「我 $ɕi_{21}$」、「你 $ɕi_{21}$」、「他 $ɕi_{21}$」(溫端政 1990)，這個 ɕi 應該是 tɕi 弱化的結果。

名詞複數詞尾和人稱代詞詞尾不一樣，用的還是官話區通用的「倆」lia_{21}「們」mẽ，比如西安「弟兄倆」(弟弟和哥哥兩人)、「弟兄們」(超過兩人以上的弟弟和哥哥)(王軍虎 1996)。

中原官話最西端在甘肅境內的西寧方言，這個方言雖然歸類為秦隴片，但是複數詞尾不用「底」，接近西北官話用「們」，不但可以和單數代詞構成「我們」、「你們」、「他們/家們」，也可以接在疑問代詞之後構成複數疑問代詞「誰們」，此外也可以接在屬人名詞之後，如「娘娘嫂嫂們」，如只有二人則接「兩個」或「倆兒」，這些都很類似西北官話。特殊的是可以接在抽象名詞之後，如「奈些事情們」。

2.1.5 西南官話

2.1.5.1 四川雲南

西南官話的人稱複數代名詞詞尾仍然用「們」，如貴陽：「我們」ŋo$_{53}$ mən$_{55}$，「你們」li$_{53}$ mən$_{55}$，「他們」t^{h}a$_{55}$(la$_{55}$)mən$_{55}$，但其他以「些」ɕie$_{55}$ 為複數詞尾，使用範圍非常廣，如指代詞：「這些」; 屬人名詞：「人些」、「娃娃些」、「姑嫂些」、「先生學生些」; 屬物名詞：「桌子些」、「椅子些」、「書些」(汪平 1994)；四川話有所謂「弟弟些」「朋友些」(黃伯榮 1996:21)。依翟時雨(1996)，重慶方言的「們」可以用在代名詞、屬人名詞，「些」ɕi[1] 可以接所有名詞，換言之屬人名詞既可以用「們」，也可以用「些」。如：「我們」、「你們」、「男人們」、「男人些」、「書些」「羊子些」。

北方官話、西北官話只有屬人名詞可以用複數，西南官話連屬物名詞都可以用複數，這是西南官話的特點。

2.1.5.2 湖北

湖北雖大部分屬於西南官話區(參 1987《中國語言地圖集》)，但代名詞系統比較接近中原官話。湖北話有第二身敬體代詞，敬詞亦有單、複數之分，如武漢：單數「你」ni$_{31}$，敬體 「你老人家」或省音為「你家」ȵ$_{31}$tɕia /niã$_{31}$(您)，敬體的複數「你家們」n$_{31}$tɕia mən /niã$_{31}$ mən (您)。名詞不能用複數形，如「那些人」、「那些東西」，不說「*那些人們」、「*那些東西們」(朱建頌 1995)。這些都和西

南官話不同。

湖北省西南部的五峰方言，單數「你」，敬體 「你家」合音為 niã$_{22}$(您)，敬體的複數「你家們」合音為 niã$_{22}$mn$_{3}$ /niam$_{22}$(您們)；黃伯榮調查宜興及其附近 10 個縣市，都有相同的特點，只是讀音略有不同：ȵ nia (遠安) /nia(五峰) /nir (宜都) (黃伯榮 1996:436-437) 。

依趙元任等人合著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整個湖北地區基本上都用「們」，只有東北部屬江淮官話黃孝片，這個區域主要用「家」字作為複數詞尾(參見 2.1.6 節江淮官話)。

2.1.5.3 湖南常鶴片

《中國語言地圖集》歸入西南官話長鶴片的湖南桃源話，「我們」說「頑」uan，你們說「恁」nin，這兩個代詞可以兼用為單數，但「他」只能說「他」。併入代詞的-n 詞尾可能是「人」的省略形，特殊的是第一二人稱複數不能用單數形加成「我岸」、「你岸」，只能用上引的複數形加綴。這些加-n 的單複數兼用形還可以再加複數詞尾「岸」[ŋan]形成複數，如「頑岸」、「恁岸」、「他岸」。普通名詞之後也可以加「岸」[ŋan]，如「學生岸」「社員岸」等(黃伯榮 1996:437)。依楊時逢 1974 的紀錄用「岸」的方言還有澧縣、安鄉、漢壽的 ŋan；贛語大通片華容的 ŋən，總之分佈在洞庭湖北岸。這個「岸」並非官話的複數詞尾，我們認為和湘語的 ni 類同源，都是「人」的變體，「人」和「儂」是南方普遍通行的詞尾。

但湖南西南官話長鶴片的慈利、臨澧、石門、桑植，成渝片如大庸、永順、龍山都是用「們」，換言之「岸」的分佈範圍是相當有限的。

2.1.5.4 湖南湘南片

湖南南部還有一個範圍相當大的西南官話區謂之「湘南片」，這個方言片所用的複數詞尾是「人」。如新田 naŋ，即「儂」字；桂陽 ɲiŋ，但臨武 lai、宜章 le、嘉禾縣龍潭鄉 ɲie^{0}(つじ伸久 1987)，是舊湘語的複數形。雖然新田的 naŋ 音似閩語的「儂」，但從方言地理學來看，語源上跟湖北的「岸」一樣應該都是「人」字。彬縣的「們」和新湘語相同。

2.1.6 江淮官話

揚州官話的人稱代詞複數簡單地在單數形加一個複數詞尾「們」mən / məŋ，屬人名詞也可以用「們」mən 或「每」mɪ，如「弟兄們」、「姊妹每」，也可以用複合詞方式，有兩人時說「弟兄兩個」、「姊妹兩個」(王世華、黃繼林 1996)；安徽合肥的複數詞尾也用「們」mən (《漢語方言詞匯》1964)。這些都和華北地區的官話屬於同一類型。

湖北省境內夾在西南官話區和贛語區之間有個黃孝片(黃岡、孝感)，這個方言片雖然歸類在「江淮官話區」，但就複數詞尾來說，有中原官話的特色。依趙元任等人合著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這個區域的方言的複數標示大部分和中原官話一樣用「家」(tɕia→tɕie→tɕi)，如孝感、黃安、麻城、嘉魚等，不

過其中也有不少方言和其他的湖北話、江淮官話一樣用「們」，如：應山、禮山、英山、黃岡等。黃孝片可以說是「家」和「們」的過渡區。基本上都有[人稱代詞+老人家]作為敬體，和湖北西南官話不一樣的是，西南官話通常省為「老兒」，或成為「你+家」合音：na /niə /nə，江淮官話則多半省為 nar, na kə, naŋ ka 等。

有許多方言複數用「幾個」(靳春)、「些(人)」、「些」(廣濟 se)等標示，屬複合型態。

2.2 晉語

晉語邯新片複數詞尾用輕讀的「都」tou，如河北邯鄲、河南獲嘉、武安。武安(引自黃伯榮 1996:433-434)的單複數形如下表：

表 6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	咱、俺、我	儂、你	niɤ、他
複數	咱都、俺都	儂都	niɤ 都

以上「niɤ」應該是人家的合音。我、你、他是來自普通話的新借詞，但使用有限制：不能當定語使用，複數形也有限制：除了可以說「他都」以外，不能說我都、你都。第二人稱字雖寫成「儂」，但和上海 noŋ 應該沒有關係，「儂」應該是官話普遍通行的「恁」的變體。咱都、俺都相對時前者是包括式、後者是排除式。

獲嘉方言「儂」說「恁」nen，另有第三人稱的本土形式：「昂」。咱、俺、儂/恁、昂等都可以兼用為單複數，大概原本是接「們」複數，合音用為單數使用，

後再採用新的複數詞尾「兜」(都)。變成咱(自家們)都、俺(我們)都、儂(你們)都等累贅的複數形。現代晉語唯有「兜」具複數詞尾的功能。獲嘉方言「咱都」只能當包括式，「俺都」只能當排除式，有功能上的分工。

河南安陽話和武安略同，複數是「俺兜」、「咱兜」、「您兜」、「他兜」、「niɛ 兜」，「您」沒有敬稱的意思，只是「你們」的合音。「niɛ」是「人家」合音，用指別人或自己。「兜」和「都」只是寫法的不同，比較客語「涯兜」(我們) ŋai teu ，-eu 唸法只出現在侯韻，「兜」應該是本字。「兜」(tau^{1})在閩南語是「家」的意思，「涯兜」即是「我家」的意思，在官話區用「家」作為複數詞尾是普遍的，晉語的「兜」只是同義字替代而已。晉語的「俺兜」(我們)的本義應是「我們家」。

以下山西晉語方言資料如不特別註明，均採自溫端政(1990)、侯精一、溫端政(1989)。沁縣複數用「們」məŋ，如：「俺們」、「咱們」、「你們」、「他們」、「老婆們」。類似的有山陰、文水：məʔ；武鄉、清徐：mə；天鎮：mɤɣ；宣化：mə̃(王輔世 1994)；太原(沈明 1994)、交城：mɤ。都是「們」的變體。

「們」可以加在屬人名詞，如太原：「娘們兒」、「姑嫂們」、「先生學生們」、「人們」等。這一點和西北官話屬同一類型。

山西南部屬晉語上黨片的陵川話複數形只剩一個鼻化元音 ə̃，比較上面的晉語，這個 ə̃ 的語源大概是脫落聲母的「們」，和單數結合為一個音節時，取代了作為詞幹的單數形的韻母，如：

表 7

	單　　數	複　　數
第一人稱	$u\Lambda_{213}/t\S A_{213}$	$u\tilde{\partial}_{213}$;$t\S A_{213}$
第二人稱	ni_{213}	$n\tilde{\partial}_{213}$
第三人稱	t^hA_{33}	$t^h\tilde{\partial}_{33}$

山西北部屬大同包頭片的山陰話複數形除了發生屈折構詞法現象，還可以再疊床架屋地加上「們」məʔ詞尾，列表如下(黃伯榮 1996:445-447)：

表 8

	單　　數	複　　數
第一人稱	$u\partial_{52}$	ua_{52}/ $ua_{52}m\partial ʔ_{20}$
第二人稱	ni_{52}	$ni\partial u_{52}$/ $ni\partial u_{52}$ $m\partial ʔ_{20}$
第三人稱	$t^h\alpha_{313}/t^h\partial ʔ_4$	$t^h\alpha_{313}/t^h\partial ʔ_4$/ $t^h\alpha_{313}$ $m\partial ʔ_{20}$

ua_{52} 及 $ni\partial u_{52}$ 可以兼用為單數，含有親熱、自負、撒嬌等意涵，一般屬於年輕女性用語。$ua_{52}m\partial ʔ_{21}$ 屬排除式，不包括對方。「人家」也有複數形「人家們」。另外第二人稱、第三人稱的單數、複數都有尊稱，相當複雜，茲從略。

2.3 客贛語

客贛語的複數詞尾方言變體相同多。依照李如龍、張雙慶 1992、黃伯榮 1996、詹伯慧+張日昇 1988 所提供的資料，將複數詞尾分為：兜類、哩類、地類、等類、們類、人類、其他：

們類：「們」$meng^0$(贛縣)；「儕們」$tshi^5meng^0$(長汀)。們類可能借自官話。「儕」是閩語「多」的意思。長汀的「儕們」是閩語和官話的混合形式。

兜類：「兜」teu^1(香港、台灣苗栗)， $tiau^1$(東莞清溪、深圳)、$t\partial u^1$(從化呂田)；

「兜人」(梅縣)；「兜畜」(揭西)。大抵分佈在廣東東南及台灣。

底類：「底」ti^{2}(陸川、西河)；「底」ti_{33}(中山縣南萌合水)；「底」tɛ(吉水 $ŋɔn^{1}tɛ$ 咱們)。大抵散佈於廣西及贛中。

哩類：「哩」li^{2} (連南、醴陵、新餘、宜豐) /lie^{6}(河源) ；「哩」 $1i^{1}$(修水，南城)；「勒」le (茶陵)；le/ne(陽新 le 包括式)；「哩兜」$li^{2}tau^{1}$(秀篆)；「個哩」$kɔ_{55}li$(南昌)。大抵分佈於粵北、湘東湘贛交界山區，延至南昌。台灣新竹客家話「俺哩」en_{51} $1i_{55}$ 用為第一人稱複數包括式。「哩」和吳語的 li 應該沒有關係，吳語的 li 是由「多」聲母弱化、舌位高化變來的(詳見吳語 2.7.2「多」類的說明)。客家話的「哩」大概是由「家底」成為「底」濁化聲母的結果。

儂類：都昌 nuŋ(包括式)。

人類：「人」ŋiŋ(寧化)；ɲin(宜豐咱們「阿人」a^{6} ɲin)； lɛn(三都)；「多人」to^{1}ɲin(餘幹、南城)；「班(?)人」pa^{0}ɲin^{0}(都昌又)、「們人」$meŋ^{3}ŋiŋ^{5}$(武平)/ma^{0}ɲin^{5}(吉水)；「多人」ta^{1} neŋ(長汀又)。分佈於江西大部及閩西。「人」類同於徽語的「人」，湘語的「岸/ni」，語義上相當於吳語及閩語的複數詞尾「儂」。[量詞+儂]結構又是閩東、閩北、浙南及贛語的共同區域特色。贛語的「人」詞尾最西邊分佈於湖南的常寧「(你)人」ʑeĩ(楊時逢 1974)，和湘語的 ni 有一點相似。

等類：「等」ten^{1}(粵北翁源)；tuŋ(南昌又)。等類從字面上看似乎是古漢語複合式的遺留或移借自文言詞，但翁源的 ten^{1} 是陰平，因此更可能的猜測是 ten^{1} 為

「多人」的合音，南昌 tuŋ 則是「多儂」的合音。吳語、江西、閩西流行「多儂/人」之類的複數形式。

其他：「个」kɛ(永新)；「伙」fo(平江)；「儕」ts^{h}ai(安義)；「儕」toi(弋陽)/tai(建寧、邵武)；「多」to(寧都)；「多畲」tɤ so (明溪)。這些方言多半在福建境內或接近福建地區。

湖南的客贛語(以下參考楊時逢 1974)另有攸縣的 pĩ 語源未明。茶陵 na 大概來自老湘語，語源應該是「人」; 湖南汝城客語的 tɕie，大概是「家」字。

客贛語的第二人稱複數大部分不分排除式、包括式，但是長汀、寧化、吉水、安義、邵武及香港有分。

由上述看來，客贛語的複數詞尾非常多樣而不一致，這說明了客贛語的複數詞尾來源複雜。「們」分佈在贛縣附近，明顯的是近代借自官話的新詞尾。贛東和徽語的複數詞尾用「人」，湖南也用「人/岸」，但這個連續帶插入客贛語的「哩類」，由語言地理學的觀點來看應該是後來插入的新變體。

用「儂」作為複數詞尾是吳閩語的特色。「人/儂」基本上是南方漢語的複數詞尾，吸收到客贛語裡；「畲」也是「人」義，來自畲語，受畲語影響較多的地區則取代為同義的「畲」字。「多」可能借自吳語，「儕」則明顯地借自閩語。

我們知道客家話來自北方漢語，既然「人/儂/畲」和「多/儕」都是南方的影響，「們」又是晚近才由贛縣的北方官話移入，那麼客家話的底層可能只剩下「兜」

和「底/哩」了。

如果這個假定是正確的，把「們」、「人/儂/畲」(人義)、「多/儕」(多義)等類借自官話、閩語、畲語、吳語的移借形式暫時排除，那麼客贛語支的底層複數形式只有「兜」類和「地/哩」類了。

晉語邯新片的複數詞尾也用「兜/都」，它和客語的「兜」有沒有語源上的關係呢？「底」和粵語的「地」及陝西關中、秦隴中原官話、及山西晉語汾河片的「底」是否同源？如果是的話，我們也許可以判斷粵東客語的「兜」類源自晉語邯新片，而「底」類和粵語的「地」則源自陝西關中、秦隴的西部中原官話和晉語汾河片。

2.4 粵語

粵語的複數形式，依《漢語方言詞匯》(pp.403-406)及詹伯慧、張日昇(1988)，廣州用詞尾「地」tei_{22}，不分包括式、排他式。《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所收粵語資料，除四邑片外都用詞尾「地」tei/ti。這個「地」和中原官話關中片等地的「底」可能有語源關係。

但是四邑片方言(如新會、台山、斗門鎮、江門、開平、恩平)比較特殊，詞尾不用「地」，複數有屈折變化。以台山為例：

表 9

	單　數	複　數
第一身	我 $ŋg^uɔi_{31}$	$ŋg^uɔi_{21}$

第二身	你 $^{n}di_{33}$	$^{n}diak_{21}$
第三身	渠 $k^{h}ui_{33}$	$k^{h}iak_{21}$

粵西的陽江方言也有類似的詞尾-k 和屈折變化(黃伯榮 1996)。這個詞尾-ak 或-k，語源不明，可能是南蠻遺音。

2.5 湘語

依《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湘語分為長益片、婁邵片、吉叔片。長益片包括長沙、益陽等洞庭湖邊及湘江流域地區，古全濁聲母讀不送氣清音，謂之「新湘語」，其餘保存全濁音，謂之「老湘語」。楊時逢《湖南方言調查報告》(1974)對湖南省方言的複數標志有詳細的紀錄。現在以楊時逢的資料為主，兼用後來發表的其他資料，依《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分區，對湘語的複數詞尾作一個了解。

湖南境內複數詞尾主要有三種：們類、ni 類、岸類，另有 ka 類：湘語吉淑片的敘浦、客語的資興，都只是零星的分佈。

們類：主要分佈於長益片東邊，如長沙、湘潭、衡山、衡陽，然後沿湘江支流蒸水深入邵陽。湖南西端也有一個長益片方言島如黔相、會同(省為 ən)，也用「們」。吉淑片如沅陵、古丈、辰溪等也多半用「們」，瀘溪變音為 mo。

但長益片的周圍地區如西邊的益陽、北端的岳陽、東部山陵地區的贛語都用 ni 類，只有酃縣用「們」，西南官話湘南片也只有永州(零陵)用「們」。可見「們」類的分佈區完全被 ni 類包圍著。由這一點可以根據方言地理學的原理判斷「們」是由官話區沿湘水傳入湘語區的新形式。

岸類：主要分佈於洞庭湖北岸的西南官話區常鶴片，本文 2.1.5.3 節已經介紹過了，但是「岸」在官話裡非常特殊，顯然不是官話的複數詞尾，我們認為它和 ni 類具有語源關係(參見本節的分析)。

ni 類：主要分佈於婁邵片，但變體很多，主要是聲母有無鼻音兩種 n- ; l-/d-，元音有高化現象，由 a 至 i，差不多每一個前元音都可能。

以下將湖南境內複數詞尾的各種變體的分佈列表如下：

表 10

n-		d-		l-	
ni /ɲi	長益片：南縣、岳陽、湘陰、寧鄉、益陽 婁邵片：新寧、武岡、 贛語：瀏陽、醴陵	di	贛語：平江、臨湘[di]	li	贛語：平江
ne	婁邵片：安化、新化、湘鄉 客語：安仁、永興 官話：嘉禾(ɲie)	də	贛語：蒲沂、通城	le	官話：宜章(le)
næ̃	婁邵片：祁陽			lɤ	贛語：大冶(lɤ)、通山(個 lɤ) 官話：寧遠(lɤ)
na	贛語：茶陵 官話：藍山			la (lai)	官話：臨武(lai)
ŋ	官話：東安				

由以上的資料可以看出幾個特點：

一、聲母非鼻音的 l-型變體只限於贛語、官話，湘語的變體基本上都有鼻音，只有東北端長江以南、洞庭湖以北鄰近贛語區的蒲沂、通城、臨湘失去鼻音變成 d-，大冶、通山變 lɤ。這個失去鼻音成分的形式和客贛語的「哩」類應該屬於同一類型。

二、低元音的 na; ŋ 變體也只限於贛語、官話。

湖南湘語的變體的元音較高，大多數都唸 ni，部分婁邵片方言唸 ne，低元音極少。

我們現在要把洞庭湖南岸的 ne/ ni 和洞廷湖北岸的 ŋən /ŋan 連結起來，擬測湘語共同語複數詞尾的原形是 *ɲjən，即「人」字。複數詞尾是虛語素，虛語素通常都是輕讀，輕讀語素的音韻容易省音，湖南省略了鼻音韻尾 -n 變成 ɲjə，然後變成洞庭湖南岸的 ne/ni，低化變成 næ 或 na；靠近贛語或官話的地區發生了去鼻化現象，聲母變成 l- /d-。洞廷湖北岸省略了介音 i，變成 ŋən 低化為 ŋan(岸)。由此可見洞庭湖南岸的 ne/ ni 和洞廷湖北岸的 ŋən /ŋan 的語源都是「人」，只因為音變規律不同，造成極大的語音差異。

2.6 徽語

安徽南端的徽語祁門方言沒有複數詞尾，用複合詞結構，如在單數的三身人稱我/洒、爾、渠加上「大家」表三人以上，加上用「兩人」表二人。

安徽東南端的歙縣話複數詞尾用「人」，如：「阿人」(我們)、「你人」(你們)、「ti^{44} 人」(他們)，複數之後還可以再加「大家」，或重疊「大大家家」表示強調，如：「阿人大大家家」(我們大家)。我們已經擬測湘語 ni/ne 或 ŋən/ŋan 的字源是「人」，顯示徽語和湘語複數詞尾的血緣關係。

吳語的底層複數形式是「儂」，即「人」義，可見用「儂/人」字當複數詞尾

是所有原始南方漢語的共同特色。

2.7 吳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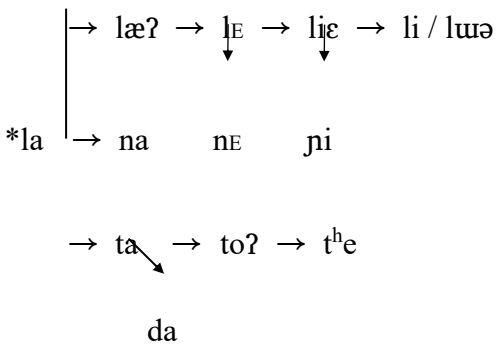
複數形式最複雜的莫過於吳語，吳語內部方言不但人稱代詞變體很多，複數詞尾也非常多樣而複雜，有許多同化、合音的現象。吳語人稱代詞的調查與收集以游汝傑(1995)最為詳細，作者蒐羅了一百多個方言點的人稱代詞，附錄收入 56 個方言點的資料，已經相當豐富了。依據這份資料，游汝傑將吳語的人稱代詞詞尾分為三類：

一、單數形作為詞幹，加複數詞尾，如 la。

二、單數形加上「家、家人、班、班人、幫人、等、等人」之類集合量詞成複合詞。南部的人或取代為「儂」,「儂」亦是「人」的意思。

三、單數形加「些、些人」之類部分量詞。

關於字源問題我們的看法跟游汝傑有些不同。游汝傑認為吳語的複數雖然紛繁，但其實都是一音之轉，其模式如下(1995:37)：



我們把 naŋ /laŋ /nəŋ /noŋ 等聲母為響音 n-/l-，元音為低或中舌位的看成為一類，語源為「儂」，這一類分佈最廣；聲母為 t-/d-/l-，韻母不帶鼻音，元音為中舌

位的 ta/da/la/te/də/to 看成為一類，語源為「多」; 聲母為 t-/d-，低元音韻母帶鼻音的 taŋ/tã 看成為一類，語源為「多儂」合音；聲母為 t-/d-/l-，元音為高舌位的 ti^{2}/ti_{33}/tɛ/li^{2}/lie^{6}/$1i^{1}$ /le /le/ne 看成為一類，語源為「地」或其弱化形「哩」。茲分述如下：

2.7.1 儂類

吳語最古老亦是最普遍的複數詞尾應數「儂」。周法高 1959 收集自隋書以來歷代記載吳語中用「儂」作為人稱的形式有「我儂」、「阿儂」、「你儂」、「渠儂」、「箇儂」等，「儂」在這裏都是複數詞尾。不過大部分的現代吳語，這個「儂」已經沒有複數詞尾的意義。「儂」字的語音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可以由幾個方面來討論：

一、以複數形式做為單數使用問題

呂叔湘(1985)指出漢語往往有以複數形式做為單數使用的情形，尤其是婦女、兒童的語體最常使用，但是有些地方不論什麼語體都可以以複數用為單數，譬如台灣話「阮」(我儂)$guan^{2}$ /gun^{2} 既可以當單數又可以當複數，不限語體。這種情形在吳語極為普遍。

現代吳語以「儂」做為複數形的只分佈在吳語區南方偏遠地區的衢州、騖州等少數方言，其他地方第一、第二人稱代詞「+儂」的都只是單數，複數必須加其他的詞尾。湯溪單數第一人稱有 ɦa /ɦa noŋ；第二人稱有 ŋ̍ / ŋ̍ nong ；第二

人稱有 gɯ /gɯ noŋ ，加不加「儂」都是單數，要變成複數必須加「等」taŋ 或「多」ta 。除了湯溪之外還有壽昌、蘭溪、龍游等。

現代吳語中用「儂」作為第二人稱單數義的例子很多，如太倉、上海、嘉定、崾縣等(顏逸明 1994:233)，游汝傑所列的 56 個方言資料中有 15 個方言以 noŋ 或 nəŋ 作為第二人稱單數形，這種用法早見於元楊維禎詞：「勸儂莫上北高峰」，周法高認為是「屬於稱謂之轉移」(周法高 1959:63 註一)。我們則認為「儂」是「爾儂」的合音，其合音過程擬為 *ṇ noŋ → noŋ。與此並行的演變如蘇州的第一人稱複數「我哩」*n li → n ɲi →ɲi (游汝傑 1995:36)。

用複數作為單數使用是語言使用上是很平常的事，法語即用複數「你們」vous 代單數「你」tu 的敬體。「儂」在古代吳語可能是以複數形表示尊稱的「您」，但現代吳語已經虛化到完全沒有意義了，只是單數形的一個累贅詞尾，複數必須加上新的複數詞尾才能變成複數形。如金華「你」*ṇ noŋ (爾儂)合音為 noŋ ，「你們」必須再加 laŋ 複數詞尾(游汝傑 1995:37 認為是「等」的音變)變成 ṇ laŋ (爾等)或 noŋ laŋ (爾儂等)。

游汝傑(1995:33)舉了「郎喚儂底為」的詩句認為「儂」也可以指第一人稱單數，但是這裏的用法恐怕只限於語用層次，相當於「人家」(指說話者)的意思，並未語法化。游汝傑所列的 56 個方言資料中沒有一個方言單用 noŋ 或 nəŋ 作為第一人稱單數形。

既然文獻記載古吳語的「儂」是複數詞尾，現代閩南語還以「儂」為複數詞尾，因此我們認為現代吳語「儂」失去複數意義是因為複數當單數使用的結果。

二、方言變體問題

吳語的「儂」有許多方言變體。假定上古形式是 *nəŋʷ，現代吳語的音變潮流可以擬測如下：

*nəŋʷ [儂] → noŋ (蘭溪、永康)

→ naŋ (平陽、文成) → laŋ (金華)

nã (江山) → næ (常山) →nɛ (雲和)/ne (泰順)

三、所謂集合量詞問題

吳語有許多地方用家儂(人)、班儂(人)、些儂(人) (如松陽 sɛʔ nəŋ)等「量詞/形容詞+儂/人」結構的複數標志，和單數代詞構成一種複合詞，分佈於使用「儂」作為複數詞尾的處衢片、婺州片吳語。處衢片、婺州片吳語是複數詞尾最保守的方言，這些方言又多並用「儂」與[量詞/形容詞+儂/人]的兩種變體。

我們擬測 [量詞/形容詞+儂/人]結構是吳語的原始形式，「儂/人」省略了量詞/形容詞，而家、班、些、多等單字詞則是省略了「儂/人」。

[量詞/形容詞+儂/人]結構分佈於浙南、閩東、閩北、客贛語、徽語等相鄰的區域，這個區域之內或邊緣地帶如閩南語、客贛語的江西、福建地區許多方言省略了量詞/形容詞，而以「儂」、「人」、「畜」等為複數詞尾；其餘的地區多半以量

詞/形容詞為複數詞尾。如果這個推論正確，那麼吳閩徽贛交界區的[量詞/形容詞+儂]結構複數是最古老的漢語複數標志，這個結構最初和前面的代詞或名詞構成複合詞，後來虛化為複數詞尾。

四、合音問題

現代吳語以「儂」為複數詞尾的限於南方的處衢片、婺州片南部。其他地方「儂」多半併入「爾」，如前面提到「爾儂」 *ṇ noŋ → noŋ 即是一種合音形式，代詞合音的情形很多。譬如上海話不但 noŋ (你)是*ṇ noŋ 的合音，其複數形 ṇ la (你們)，也合音變成 na。

2.7.2 多類

依照文獻記載，我們可以判斷「儂」是吳語和閩語最原始的複數詞尾，但是如前所述這個「儂」最初亦是家儂(人)、班儂(人)、些儂(人)、多儂省略量詞/形容詞的形式。但是吳語和閩語另一種省略則是省略了「儂」，這樣量詞/形容詞「家」、「班」、「些」、「多」就變成了複數詞尾了。在吳語，用得最普遍的應屬「多」。但是「多」的語音形式很多，不但聲母有 t-, d-, l-等韻母也有許多變體，我們都把他看成「多」，茲列表如下：

表 11

t-類		d-類		l-類	
ta	太倉、嘉定、壽昌湯溪	da	金山	la	太倉、吳江、嘉定、奉賢、上海、莘莊、松江、寶山、金山、嘉興、海寧、長興、安吉、德清、富陽、紹興、上虞、蕭山、新昌、寧波、奉化、定海、臨海、東陽、景

					寧、淳安、壽昌
to	蘇州、常熟	do		lo	
tə		də	崇明、崑山、	lə	麗水
te	吳江、黃岩(t^he)、	de	蘭溪	le	奉賢、松江、溫州(liɛ)、平陽、文成
ti		di		li	蘇州、上海、莘莊太倉、嘉定、寶山、常熟、無錫、崇明、崑山樂清

以上的變體，聲母方面有 t-, d-, l- 等由塞音逐漸輕化的三種變體；元音方面有 -a/ʌ/æ/ɐ, -o, -e/ɛ, -ə/ʌ, -i 等逐漸高化的五種變體，有些韻尾帶喉塞音 -ʔ 可以視為輕讀短促化的語音體現，有些帶鼻音是受到前字鼻音的同化(如湯溪我們 ɦa ta，並無鼻音，但你們 ŋ tã，後字的鼻音成分顯然是受到前字的影響。

有些是合音形式，如蘇州「我們」ŋi 是 ŋəu li 的合音，莘莊 a ŋ+li→a ŋi→ aŋ，這類合音的複數詞尾也算入 li 類。有些音值上是 n-，但我們認為是 l-類受前字同化的結果，所以歸入 li 類；第一人稱有些也會受「吾」聲母 ŋ-的同化變成 ŋ-，所以 ŋ- 聲母的變體都歸入 n- 類，我們也歸入 l-類。湖州第三人稱 dʑi+la→ dʑia，這一類變體歸入 la 類。音讀的細微差別不予計較，只考慮其類型。

吳語的「多」詞尾不但變體很多，最令人困惑的是同一個方言採用了不同的變體，表上有許多方言同時出現在遠隔的變體方格中，就是反映了這個現象，如常熟第一人稱 ŋəu to→ŋəu li，但是第二人稱 nəŋ to→ nəŋ to，第三人稱 ge to→ ge to?，每一個人稱的詞尾都不一樣；有些方言，第一人稱變成 li，其餘不變。

「多」詞尾變體的不均衡分佈，造成吳語複數詞尾語源考證上的困擾，但是在同一方言區內，甚至同一個方言內有這麼多不同聲母、不同韻母的變體，我們不能想像他們有不同的來源，因此，我們認為他們是同一個「多」語素的變化。

「多」詞尾是輕讀音節，輕讀音節的聲母容易輕化，由 t→d→l，元音容易高化或中性化變成-ə 或-i。

「多」類的分佈最廣，幾乎佔了吳語的整個東半部，但是第二、三人稱複數詞尾北部蘇州附近多半是 t-, d- 類聲母配低、後元音，台州片、溫州片的多半是 t-, l-類聲母配高元音。

2.7.3 家類

「儂」和「多」之外，太湖區西半部方言用「家」做為複數詞尾。官話用「家」作為詞尾的也很普遍，這個分佈區臨近官話區，由地緣看來，應該是受到官話影響的結果。呂叔湘 1955b 說吳語區的部分方言如武進、宜興、溧陽(音 ko)，江陰(音 ka)、丹陽(tɕi ← tɕia)，用了「家」作為複數詞尾，「我家」即「我們」之義。游汝傑 1995 沒有收入 ka; ko; tɕi 的變體。太湖區南部吳語紹興、諸暨、蕭山、嵊縣、新昌也用「家」為複數詞尾，但語音上有許多變體，一方面聲母弱化為濁音，再進一步變成接近音、元音：tɕia→dʑia→ja→ia→a。更有甚者，無聲母的元音又併入前面的人稱代詞變成合音音節，單數和複數變成了屈折變化。如紹興、上虞、諸暨、蕭山、嵊縣、新昌等方言「我」、「你」都是中元音-o/-ə 或高元音-i 甚至是韻化輔音 n̩; ŋ̍ 接上「家」-a 之後合音為一個音節，最典型的是嵊縣方言：

表 12

	單　數	複　數
第一身	ŋo	ŋa
第二身	noŋ	na

第三身	ji	jia

總之，我們把吳語的變體作了整理，擬出其語源，發現吳語的複數詞尾其實只有「儂」、「多」、「家」三個。「多」分佈最廣，大約等於整個吳語區的東半部，甚至深入西部地區的部分方言；「家」分佈於太湖區的西半部；「儂」是最古老的吳語複數詞尾，但是現代吳語只有處衢片北部及婺州片南部的部分方言保存著「儂」用為複數詞尾，其他多數方言的「儂」都已經和第二人稱單數的「爾」合音為 noŋ /nəŋ /nən 等，複數詞尾代之以「多」或「家」了。

2.8 閩語

閩語和吳語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但是如前所述古吳語的「儂」詞尾在現代吳語卻已沒落，為「多」或「家」所取代。但「儂」詞尾卻普遍地保存在閩南語方言裡，特別是越南方的閩南語。

2.8.1 閩南語

「儂」在閩南語仍有「人」義，潮州、海南島唸成 $naŋ^5$，但漳州、龍岩、廈門、泉州、台灣都讀為 $laŋ^5$。「儂」虛化為複數詞尾之後，許多方言在語音上發生了一些變化，東半部的漳泉閩南語大部分方言都簡化為-n 接在代名詞之後為其陽聲韻尾，只有龍岩及少數漳州方言零星地保存 $laŋ^5$ 的讀法[4]；海南島全部保存 $naŋ^5$ 的古讀，潮州大部分方言只有第三人稱保存則 $naŋ^5$ 的古讀。茲將各地方言

[4] 筆者在新加坡調查過一位祖籍漳州的閩南人還像海南島一樣保存完整音節，如：我儂 gua_{33} $lang_{12}$、汝儂 lu_{33} $lang_{12}$ 、伊儂 i_{22} $lang_{12}$ ，但沒有包括式「咱儂」。

音讀列表如下[5]：

表 13

	海南島	潮州	漳州	廈門	泉州	台灣	龍岩
我儂	gua$_{31}$ naŋ$_{22}$	uaŋ$_{41}$	guan$_{41}$	gun$_{41}$	gun$_{55}$	guan$_{41}$	gua laŋ
咱儂	nan$_{31}$ naŋ$_{22}$	naŋ$_{41}$	lan$_{41}$	lan$_{41}$	lan$_{55}$	lan$_{41}$	
汝儂	du$_{31}$ naŋ$_{22}$	liŋ$_{41}$	lin$_{41}$	lin$_{41}$	lin$_{55}$	lin$_{41}$	li laŋ
伊儂	i$_{33}$ naŋ$_{22}$	i$_{33}$ naŋ$_{44}$	in$_{24}$	in$_{44}$	in$_{33}$	in$_{44}$	i laŋ

2.8.2 閩東語

福州話的複數詞尾是「各儂」(ko$_{33}$ nøyng$_{51}$)，如(中島榦起 1979)：

表 14

我各儂(排除式)　ŋuai$_{33}$ ko$_{33}$ nøyŋ$_{51}$

咱家(包括式)　nuŋ$_{33}$ŋa$_{55}$

汝各儂　nø$_{33}$ ko$_{33}$ nøyŋ$_{51}$

伊各儂　i $_{33}$ ko$_{33}$ nøyŋ$_{51}$

依陳章太、李如龍《閩語研究》(1991:114)收集了 18 個福建方言的人稱代詞複數形，用「各儂」作為複數詞尾的有福州、寧德、古田、尤溪等，均在閩東區侯官片。屬閩東福寧片的周寧用 ɛ，語源不明。福鼎接近浙南的蒼南閩南語，用「儂」neŋ 作為複數詞尾，應屬閩南語的影響。

整體而言，閩東和閩南都用了「儂」作為複數詞尾，差別只是閩東多了一個

[5] 海南方言以文昌話為代表，根據《海南省志方言志》，潮州根據中島榦起 1979，其餘方言文獻俯拾即是，不及備載。

量詞「各」。複數標志用[量詞/形容詞+儂]結構的複合詞形式是浙南、閩東這兩個相鄰方言區的共同區域特色，也許可以代表古老的複數語法形式。

2.8.3 閩中、大田、莆仙

介於閩南和閩東區之間的一些方言的複數詞尾非常特殊，由莆田經閩南語區的大田到閩中區的永安有許多不同語源的變體。

依中島幹起(1979)：莆田、永安的複數詞尾是「每」muai，但永安沒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分別。如：

表 15

莆田	永安
我每 $ku\text{ɔ}k_5\ muai_{51}$	我每 $\text{ŋ}uo_{13}\ muai_{33}$
咱每 $na\text{ŋ}_{55}\ muai_{51}$	
汝每 $t\text{œ}k_5\ muai_{51}$	汝每 $\text{ŋ}i_{23}\ \text{ŋ}uai_{22}$
伊每 $\text{œ}\text{ŋ}_{55}\ muai_{51}$	他每 $t^ho_{53}\ muai_{33}$

但依陳章太、李如龍(1991:114)的資料，莆田複數詞尾的發音是 mue，擬為「輩」字，我們還是認為應該是「每」字，「每」即「每儂」之省，如擬為「輩」，則莆田的 $t\text{œ}k_5\ muai_{51}$ 的鼻音無歷史來源；閩中的永安、沙縣用「儕」tse，即「多」義。至於閩南語區最北方言片的大田則用「伙」hue，「伙」的本字應該是「夥」，亦即「多」義。閩南語其他地區都用「儂」，只有大田用「夥」，這不能不說是受

到地緣影響。我們擬測原始閩南語的複數形式大概是「夥儂」或「儕儂」，即「多人」之義。閩南語省略了「夥」，由閩中到莆田共同的特色是省略了的「儂」，留下同義的「夥」、「儕」、「每」等修飾語。

2.8.4 閩北

陳章太、李如龍(1991:114)收集的建甌、建陽、松溪等三個閩北方言的複數，引用如下：

表 16

	我伙人	你伙人	渠伙人
建甌	ua xuẽ neiŋ	ni xuẽ neiŋ	ky
建陽	βue xo nɔiŋ	nɔi xo nɔiŋ	ky
松溪	aŋ tsaŋ neiŋ	niɛ tsaŋ neiŋ	kyo tsaŋ neiŋ

建甌、建陽的詞尾用「伙人」，即「多人」之義，松溪的 tsaŋ neiŋ 大概也是「儕人」tsai neiŋ 變來的，亦即「多人」之義。

3 複數標志的類型與分佈

3.1 複數標志的類型

3.1.1 結構上的類型

根據前面的分析(2.7;2.8)，我們把漢語複數標志分為三種結構：

(1)名詞組結構：修飾語+名詞的結構，如幾人、大家、兩人、家人(儂)、班(幫)、等人(儂)、多人(儂) 等。我們假設漢語最古老結構應該是名詞組結構，稱代形容詞、數詞和名詞合成「複合詞」(compound)，如「我兩人」、「我等人」等。

在這個階段複數標志還不能算是真正的「詞尾」(suffix)。

名詞組結構繼續發展，省略了修飾語「量詞/形容詞」或省略了後面的名詞「儂/人」才變成真正的詞尾，所以漢語詞尾有以下兩種結構：

(2)修飾語結構：名詞組省略了修飾語後面的名詞「儂/人」或「們」，留下修飾語，如「每」、「家」、「各」、「多」、「儕」、「夥」、「些」、「班」、「等」、「家底」、「底」、「家」等虛化為複數詞尾，這是第一類複數詞尾。

(3)名詞結構：省略了修飾語留下後面的「儂/人」(人義)或「家」、「們」、「兜」(家義)等名詞虛化為複數詞尾，這是第二類複數詞尾。吳語的「家」(ko)是「家人」之省，這裏的「家」和北方的「家底」都是形容詞，所以歸入修飾語結構類，但是北方官話的「家」本來就是名詞，表「一家」或「大家」之義，「們」、「兜」也是「家」的意思，「家」裡的人當然是多數，所以用「家」義來當複數詞尾是很自然的事。

值得討論的是名量結構的複數詞，名量結構最典型的形式應該是中原官話的「家底」，「家底」省為「底」就變成了複數詞尾。粵語主要用「底」(或俗寫為「地」再加口字旁)。「家底」意即「家裡」[6]，「家底」的後面也許省了一個名詞「人」，也就是「家底人」的名詞組結構複數形式，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可以把

[6] 我們既然認為客家話主要用「哩」，是由「家底」的「底」變來，而「家底」也是「家裡」的意思，那麼我們把客語的「哩」本字擬為「裡」豈不是更直接？但是我們還沒有找到以「家裡」為複數標志的方言，所以目前暫時把「哩」的本字擬為「底」。

名量結構看成是一種修飾語結構。可是我們卻沒有發現「家底人」這樣的方言變體，通常修飾語結構總有相鄰方言同時有相應的名詞組結構變體，既然沒有「家底人」這樣的變體，證明修飾語結構的假設不能成立，而「家」是中原官話分部相當普遍的複數詞尾，因而我們認為「家底」是由「家」繁化而來，而不是由「家底人」簡化而來，只有「底」才是由「家底」簡化而來。所以我們把「家底」、「底」都歸入名詞組結構類型。

3.1.2 用詞上的類型

雖然漢語複數標志的基本結構非常類似，但是每一個方言所使用的語素不太一樣，雖然用詞不同，但是詞義卻非常接近或甚至完全相同，因此從語義上看來只是不同形式的同義詞。把結構的類似性和詞義上的類似性結合起來看，漢語方言間的類似性就更高等了。

就名詞組結構的名詞部分而言，吳語、閩語主要用「儂」、徽語、湘語主要用「人」，客贛語「人」、「儂」、「畜」都有，「儂」、「畜」與「人」都是同義詞，，具有「人」義，後來也都衍化為複數詞尾。總之，南方漢語傾向於以「人」義的語素作為複數詞尾。而北方官話多用「家」、「們」、「兜」等，這些都具有「家」的意思，可見得北方官話傾向於以「家」義的語素作為複數詞尾。

修飾語部分的變體最多，分類詞有個、家、班(幫)等，數量詞有多、伙、儕、每、些等，這些虛語素都可以獨立成複數詞尾，漢語複數詞尾的用詞在這一方面

最複雜，但是詞義上都有「多」的意思。

用得較少的是「底/地/哩」，我們已經分析(2.3 節)了，客語的「哩」是插入徽南的徽語和湖南的湘語「人」詞尾分佈區的一個特殊形式，由語言地理學的觀點看來，整個南方漢語的複數詞尾基本上是「人/儂」的分佈區，客語的「哩」和粵語「地」應該源自中原官話的「家底/底」，侵入南方漢語的新形式。從語音結構來看，客贛語和粵語也比較接近北方官話，文白異讀較少，這些都是客贛語和粵語源自北方官話的旁證。

3.1.3 音韻上的類型

複數標志基本上是虛語素，虛語素輕讀是世界語言的通性，輕讀詞的音長、音量都特別短，因而容易發生省音、合音、變音等現象，因而衍生出無數的變體。前述結構上的省略：名詞組→修飾語/名詞，其實就是一種省音，多音節省為單音節。

單音節再省略下去，有四種情形：

一、音節縮減：複雜音節成為簡單音節，譬如北方話「們」mən→mə/ mẽ/ mi；吳語的「儂」唸成 nã (江山)；湘語的「人」*ɲiən→ni。

二、併入韻末(coda)：先省為一個輔音，再併入前字音節成為韻末(coda)，而為合音音節。譬如北方話「們」mən→mə→-m，併入前面的音節，「我們」變成「俺」、「咱們」變成「咱」、「你們」變成「恁」等；閩南語的「儂」naŋ→-n，併

入前面的音節，「我儂」合音成「阮」guan^{2}、「nan^{2} 儂」合音成 lan^{2}、「汝儂」合音成「恁」lin^{2}、「伊儂」合音成「佮」in^{1} 等現代漳泉閩南語的形式。雖然發生音節併入現象，北方官話-m/-n 或閩南語的-n 在構詞法上仍然算是詞尾，一種標示複數的語素(morpheme)。

三、併入韻核：先省為單元音，然後併入前字音節，而為韻核(nucleus)。譬如北方話「自家」合音為「咱」；吳語太湖片西半部的複數詞尾「家」，省為 a，然後併入前字音節，而為合音音節，如嵊縣方言「我家」唸成 ŋa，「儂家」唸成 na，「渠家」唸成 jia。晉語包頭片大同話「們」省為-ə̃，併入「我」變成 ua$_{52}$ ，併入「你」變成 niəu$_{52}$；又晉語上黨片的陵川話-ə̃ 完全變成一個替代語素，所有的複數元音都要取代為-ə̃。

極端的省音完全喪失音段成分，只剩下超音段特徵然後併入前字音節的韻核，於是單數和複數形式之間變成一種屈折性形態變化，譬如陝西關中片的「家」縮減到只剩下一個聲調特徵[低調 $_{21}$]，「我家底」ŋæ$_{21}$ ti，「你家底」ȵi$_{21}$ ti「他家底」t^{h}a$_{21}$ ti，但「咱家底」唸成 tsæ̃$_{24}$ ti。

五、弱化與移位：複數詞尾的虛語素輕讀性格有時會發生聲母弱化(lenition)或元音移位等現象，像吳語一個「多」可以變化出 t- / d- / l- 等聲母，元音前移，然後逐漸高化為 ə，或前移為 e / i，後移為 o，就這樣組合成吳語各種不同的音值(見表 11)。這些不同的變體不但分佈在各地方言，甚至同一個方言裡也有兩個以上完全不同的變體並存，於是使得我們難以辨認出同語素變體(allomorph)來，而

事實上他們是同一個語素。

3.1.4 語用上的類型

單數形附加複數詞尾，當然就是複數形了，但是漢語的複數形往往不當複數使用，可以當單數敬體用，也可以當單數而無敬體的意義用，因而「複數詞尾」失去複數標志的語義，於是不得不再附加另一種新的複數詞尾。在這種情形下，兩個重疊的複數詞尾，代表著兩個不同時代層次的複數形式：新的形式總是在外層，舊的在內層。複數標志的解析給我們的歷史語言學工作一個可靠的證據。

吳語是很好的例子，吳語本來是用「儂」當複數詞尾，這是文獻上清楚記載著的。最初，「我奴」當謙稱的單數第一身用，「爾儂」ni nong 當敬稱的第二身「您」用，當他們失去複數義之後，雖然附加「奴」、「儂」也沒有謙稱或尊稱的意思，只是單純的單數了，於是不得不再加上「多」、「家」等新的複數詞尾。現代吳語保存「儂」作為複數標志的只有處衢片一帶方言，即使在這些地區也有一些方言再加上一些新的複數詞尾。這個「儂」總是加在內層，因此我們知道，「儂」是吳語複數詞尾的底層形式。

官話方言也有許多這種多層次的複數詞尾，「俺」、「恁」已經是「我+們」、「你+們」的合音形式，這種形式有時單複數兼用，新的複數形「俺們」、「恁們」是再加一個「們」的新形式。官話又有「咱們」、「nie 們」的形式，「咱」是「自家」的合音、" nie"是「人家」的合音，「家」比「們」更內層，可見在官話區「家」

的形式比「們」更古老；湖北的「家」當成是敬體標示，敬體的複數是「你家們」，這也看出「家」比「們」更古老。

洞庭湖北岸如桃源的「頑」、「恁」應該是「我們」、「你們」的合音，相當於官話普遍的「俺」、「恁」。這兩個合音形式單複數兼用，但「頑」、「恁」可以再加「岸」，這證明了「岸」是新的複數形式。這個「岸」在官話區的其他地區沒有出現過，因此我們認為「岸」(即「人」)是由湘語借來的。

3.2 複數標志的分佈

上文中我們把漢語各方言的複數詞尾做了語源考證。現在根據這個考證結果，把漢語各方言的複數形式歸納為下表。為了掌握類型學上及語言地理學上的意義，對於一些零星散佈的形式及語用上的細節不列入表中。本表目的在顯示漢語複數詞尾不同的語素在地理上分佈的情形。

以下將本文所述的詞尾分類列表如下。結構的分析依據 3.1.1 節，加 "-" 者表名詞組結構；加 "=" 者表修飾語結構；加 "+" 表名詞結構。每一個詞尾都會記上主要方言的音讀，除非文獻上不記音。

表 17

複數標志	合音/屈折變化	語言/分佈	語支
-幾人		江蘇宿遷	中原官話
-大家/兩人		祁門	徽語
-班(幫)人		樂清、常山	吳語
-等人(taŋ ɲin)		仙居	吳語
-家人(ko ɲin)		黃岩	吳語
-些人(sɛ nəŋ)		松陽、遂昌	吳語

-多人(la nəŋ)		麗水	吳語
-班儂(pɛ naŋ)		平陽	吳語
-家儂(ko nã)		江山	吳語
-些儂(siɛ nã)		江山	吳語
-多儂(lɯə noŋ)		永康	吳語
-多畬(tɤ so)		明溪	客贛語
	-多人(等 ten[1])	粵北翁源	客贛語
	-多儂(tuŋ)	南昌	客贛語
-儕人		閩北	閩語
-夥人		閩北	閩語
-各儂		閩東	閩語
=兩個		揚州	江淮官話
=倆		西安	中原官話
=每 mɪ		揚州	江淮官話
=多(ta/da/la...)		一般	吳語
=儕		閩中	閩語
=夥		閩中	閩語
=每		莆仙	閩語
=些(+名詞)		一般	西南官話
=多(ta/to/da/də/la)		吳語區東半部	吳語
=等(taŋ/tã)		湯溪、壽昌、衢州、龍游、	吳語
+家		河南	中原官話
	(人+家)=nie$_{43}$	魏縣	北方官話
	(+家)=咱(自家)	一般	北方官話
+家		湖北黃孝片	江淮官話
+家(ko/ka/tɕi/dʑia /jia/ia)	(ŋəɤ/ŋo/ŋɤ+家 a)=ŋa (noŋ+家 a)=na; (ȵi+家 a) =ȵia (ji+家 a)=jia	太湖片西半部	吳語
+家底		關中	中原官話
	(我+家底)= ŋɤ$_{31}$ɤ$_{31}$tsi$_{31}$	扶風	中原官話
+底(tei^{2}/ti^{2}/tɕʑ/ɕi$_{21}$)	(我+底)=ŋæ$_{21}$	陝西、山西汾河片、關中	中原官話
+底(ti^{2}/ ti$_{33}$/ tɛ)		粵東南、贛中	客贛語
+哩(li2/lie6/1i1 /le /le/ne)		粵北、湘東、台灣	客贛語
+底(地 tei/ti)		一般	粵語
+都(tou)		邯新片	晉語
+兜(teu/tiau/təu)		粵東、香港、台灣	客贛語
+們(nən/ məŋ mə̃/		蘭州	西北官話

mu/ m̩)			
+們(人稱代詞)		一般	西南官話
+們(məʔ/ mə/ mɤɣ /mœ̃ /mɤ)		山西一般	晉語
	(+們 ə̃)=ua$_{52}$ /niəu$_{52}$	大同包頭片	晉語
	(+們 ə̃)=uə̃$_{213}$/tʂA$_{213}$	山西上黨片	晉語
+們		江蘇宿遷	中原官話
+們		西安	中原官話
+們	俺、咱、恁	河南	中原官話
+們	(+們-m /-n)= 俺;您;咱(自家們)	一般	北方官話
	(+們)=俺 ŋã$_{55}$、咱 tsã$_{55}$、恁 ŋə̃$_{55}$	山東濰坊	北方官話
+們		湖北	西南官話
+們	你家們 niã$_{22}$mn$_{3}$/niam$_{22}$(敬體)	湖北五峰	西南官話
+們	俺、咱、恁	平度	膠遼官話
+們 mən / məŋ		一般	江淮官話
+們(meng^{0})		贛縣	官話
+們(mən$_{12}$)		長益片東半部	湘語
+人(岸 ŋən /ŋan)	(+岸-n=)頑、恁	洞庭湖北岸	西南官話
+人(ni/ne)		一般	湘語
+人		歙縣	徽語
+人(ɲin / lɛn)		山西、閩西	客贛語
+儂 (naŋ/na/laŋ/nəŋ/noŋ)		處衢片、婺州片南部	吳語
+儂	(+儂=) guan; lan; lin; in	閩南	閩語
+儂(nuŋ)		都昌	客贛語
	(+ak$_{21}$=)^{ŋ}g^{u}ɔi$_{21}$; ^{n}diak$_{21}$; k^{h}iak$_{21}$	四邑片	粵語

由以上的資料，我們可以從方言地理學的觀點看出幾點意義：

一、省音與合音：不論任何語支都有不同的方言在進行音節縮減，但並沒有同一個語支的所有方言都發生縮減的現象，總有一些方言仍然保存完整音節。合音通常起因於音節縮減，並不是每一個方言都一致地發生合音，未發生合音的完整音節是我們考證字源的重要根據。合音最普遍的是北方漢語「自家」合音為「咱」。合音和構詞層次通常反映語言的時代層次，「家」通常在多重複數詞尾的

內層，所以我們斷定「家」是比「們」、「底」更古老的詞尾。

二、名詞組結構與修飾語結構類型：各個語言都散佈著完整名詞組的複數標志。北方有「幾人」、「兩人」等同結構的形式，閩南語也可以說「阮兩個儂」(我們兩個人)，這些詞組結構的複數標志都是可以和「們/儂」詞尾並用的一種輔助形式，為了強調複數的數量才用得到的，所以我們斷定為後起的形式。名詞組結構的複數標志主要集中分佈在浙南、閩北、閩東，吳語自古就有文獻記載著「儂」詞尾的存在，現在「儂」詞尾仍遍佈整個吳語區和閩語區，只是吳語的「儂」已經喪失了複數語義而代之以「多」(la 等)，「儂」變成一個冗贅的空語素(empty moropheme)，但是「儂」詞尾遍佈整個吳語區和閩語區的事實是不容否認的。分佈在浙南、閩北、閩東的名詞組結構是插入這個吳語區和閩語區連續體的異質性存在，根據語言地理學的原理，我們可以判斷這個異質的名詞組結構複數標志是後起的，不是移借的形式便是創新的形式。既然這個地區是名詞組結構類型最發達的地區，我們判斷這個地區的名詞組結構類型是創新的，而不是存古的形式。在這個地區及其邊緣地帶如吳語區北部(多)、閩中(儕、夥、每)分佈著許多修飾語結構類型，我們認為是由上述創新的名詞組結構類型簡化的結果。與此並行的北方的「兩人」簡化為「倆」。北方話可以說「我們兩人」或「我們倆」，「兩人」和「倆」在複數名詞結構的外層，而「們」在內層，證明了名詞組結構的「兩人」和修飾語結構的「倆」都是後起的結構。

三、名詞結構類型的分佈：除去這些創新的名詞組結構和修飾語結構複數

形，剩下名詞結構，問題就顯得單純得多了。漢語的複數詞尾有湘語、徽語用「人」(音變為岸...)，吳語、閩語用「儂」，只有客贛語、粵語用「底」(音變為地、哩...)。「儂」即「人」義，由湘語、徽語到吳語、閩語是一個連續體，只有客贛語、粵語的「底」是插入的形式，根據語言地理學的原理，我們判斷客贛語、粵語的「底」是由北方移借侵入南方的新形式。而其來源應該是包括陝西關中片、秦隴片、山西汾河片等地區的中原官話。如果這個推測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可以判斷「底」詞尾的形成早在客贛語、粵語移入南方之前。而「底」又在「家」的外層，構成「家底」的複數詞尾形式，那麼「家」的形式更在「底」之前就有了。

再看北方漢語。官話的複數詞尾主要有「家」、「們」兩種，另外有「底」、「兜」、「些」。後者在北方漢語的地域分佈比較有限，「底」只分佈在中原官話的關西片、秦隴片、晉語汾河片、「兜」(都)分佈在晉語邯新片，倒是南方的客贛語、粵語大部分用「底」、少部分用「兜」。但是「底」有「家底」的形式並行「底」常加在「家」之後；「兜」(都)也常加在「家」、「們」之後，如「咱(←自家)都、俺(←我們)都」、「儂(←你們)都」、「niɤ(←人家)都」等。可見「底」、「兜」是比「家」詞尾後起。至於「些」只分佈在西南官話區，而且「些」、「們」往往並行，有些方言只能接普通名詞，「們」接屬人名詞，有功能上的分別。本來北方漢語的「些」普遍用在指示代詞的複數形，如「這些」、「那些」等，我們認為把「些」用在普通名詞詞尾是指示代詞複數形的類比用法。

這樣看來，北方漢語底層的複數詞尾只有「家」、「們」兩種，「家」主要分

佈在中原官話、向南延伸到湖北黃孝片的江淮官話、太湖片西半部的吳語。除此之外，整個北方漢語都普遍有「自家」合音為「咱」的形式，因此我們判斷「家」是北方漢語最底層的複數詞尾，「們」是後起的形式。

「們」的本字是「門」、有家必有門，所以「門」也是「家」的意思，如「一門忠烈」、「一門四虎」的「一門」就是「家」的意思。可見「門」和「家」兩個詞尾是同義替代語素。

新興的「們」比起「家」來更具競爭力，中原官話雖然還有許多方言用「家」，但「家」通常只用在敬語，複數大部分用「們」。中原官話已經如此，其餘的地方就可想而知。「們」都佔著壓倒性的優勢，由東邊的膠遼官話、然後北方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官話，乃至南風的新湘語。

總而言之，南方漢語的底層複數詞尾是「儂」及其同義替代語素「人」，而客贛語、粵語由北方漢語移借了「底」、「兜」; 北方漢語的底層形式是「家」，一個新興的同義替代語素「門」(們)發揮了強大的競爭力，橫掃整個北方漢語。至於更新的競爭者，如北方的「些」、南方的修飾語結構「多」、「儕」、「夥」等分佈都相當有限。

4 結論

上古漢語沒有複數詞尾，但現代漢語的複數詞尾非常複雜，各種各樣，每一個語支都各有特色，語支內部也有許多方言差。

本文第二節根據現代方言學家所提供的豐富語料對現代漢語的複數標志作一個掃描與歸納，同時運用比較歷史語言學，擬測各種方言變體的字源。

漢語的複數標志因為音韻過程的複雜，造成形式上千變萬化。我們對各種複雜的語音變體一一擬出其「字源」，在我們擬測的過程中比較語言學和語言地理學發揮了作用，比如同樣一個[li]的形式，在吳語區我們擬為「多」的變體，在客贛語區我們擬為「底」的變體，這就是說同一種語音形式不一定是由同一個語源變來。吳語的[li]「多」，是因為吳語複數詞尾的許多變體集中在一個區內只能擬為「多」，而無法擬為「底」或「人」，同理客贛語的「底」、湘語的「人」所有的變體集中於一個區內只能解釋為「底」的變體。

透過這種以比較語言學和語言地理學為基礎的歷史音韻學工作，我們把無數的複數詞尾音韻變體化約為少數幾個語素，然後再作整個漢語的語言地理學的分析，從各種變體的分佈看出漢語不同語支之間的關係。

在第三節中，我們站在類型學的觀點，從詞法結構上、複數語素的選用上、詞彙音韻過程上、以及語用上針對漢語的複數詞尾作類型學的分析。

我們從構詞法上將漢語複數標志分為名詞組結構、修飾語結構、名詞結構三種。前者構成的複數名詞是複合詞結構，只有後二者才能構成派生詞，複數標志才能算是詞尾。

複數詞尾音韻上的變化也很大，普遍的傾向是省略，有數音節省略為單音節；

有單音節再省略為一個輔音，如成為鼻音然後併入前面的代詞的，也有省為一個元音，併入前面的代詞，造成複數元音屈折變化的；也有省為一個超音段的調型的，造成聲調的屈折變化的，另外也有元音移位、聲母去鼻化等現象。

漢語的複數形有時可以當敬體或單數使用，當複數形失去複數的標志作用時，不得不再疊床架屋地加上其他的複數標志。我們透過這樣的分析，把複數詞尾一層一層的剝析，於是看出複數詞尾的歷史層次。

經過語源考證之後，我們發現南方南方漢語的底層複數詞尾是「儂」及其同義替代語素「人」，客贛語、粵語由北方漢語移借了「底」、「兜」；北方漢語的底層形式是「家」，一個新興的同義替代語素「門」(們)發揮了強大的競爭力，橫掃整個北方漢語。至於更新的競爭者，如北方的「些」、南方的修飾語結構「多」、「儕」、「夥」等分佈都相當有限。

參考文獻

趙元任+丁樹聲+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 1948《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台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1991 年影印再版

呂叔湘 1955a〈說們〉收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輯《漢語語法論文集》pp.145-168

———1955b〈說代詞語尾家〉收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輯《漢語語法論文集》pp.169-178

———1980《現代漢語八百詞》商務印書館

呂叔湘著+江藍生補 1985《近代漢語指代詞》上海學林出版社

太田辰夫著 1958，蔣紹愚+徐昌華譯 1987《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周法高 1959《中國古代語法——稱代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39

——— 1961《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39

侯精一+溫端政主編 1989《山西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語文研究》增刊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1964《漢語方言詞匯》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

楊時逢 1974《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上、下)台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 66

中島幹起 1979《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外語大學アジア· アフリカ文化

語言研究所

つじ伸久 1987《湖南省南部中國語方言語彙集》東京外語大學アジア· アフリカ

文化語言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1987《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 朗文

劉伶 1988《敦煌方言志》蘭州大學出版社

詹伯慧+張日昇主編 1988《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匯對照》新世紀出版社

劉俐李 1989《回民烏魯木齊語言志》新疆大學出版社

魏培泉 1990《漢魏六朝稱代詞研究》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溫端政主編 1990《山西省方言志叢書》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陳章太+李如龍 1991《閩語研究》北京· 語文出版社

李永明 1991《長沙方言》長沙· 湖南出版社

孫錫信 1992《漢語歷史語法要略》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大學出版社

陳霞村 1992《古代漢語虛詞類解》山西教育出版社

錢曾怡 1993《博山方言研究》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高葆泰+林燾 1993《銀川方言志》北京· 語文出版社

李樹儼+張安生 1993《銀川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蘇曉青+呂永衡 1993《徐州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張啟煥+陳天福+程儀 1993《河南方言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

王輔世 1994《宣化方言地圖》東京· 東京外語大學アジア· アフリカ文化語言研究所

沈明 1994《太原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張成材 1994《西寧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汪平 1994《貴陽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朱建頌 1995《武漢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游汝傑 1995《吳語裡的人稱代詞》，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

翟時雨 1996《重慶方言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王軍虎 1996《西安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王世華+黃繼林 1996《揚州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黃伯榮 1996《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出版社